小伙子没再往下说，只是指指甬道上的那两只鸽子。我明白了，在那棵树下，他们亲吻了

找一棵树

□肖复兴

花甲门前的甬道上，有两只白鸽，一只大点儿，一只稍微小点儿，正嘴对着嘴地亲吻。

老远的地方，站着好几个人，拿着手机，纷纷在给鸽子拍照。人们怕惊动鸽子，鸽子却旁若无人一般，噘着尖尖的小嘴亲吻着，很亲密、很投入、很享受的样子。它们简直成了舞台上众目睽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午后的阳光，透过松柏的枝叶，洒在甬道上，反射出浓郁的绿色光斑，两只白鸽在树荫下，显得更加洁白如雪。

甬道的两旁，有好几条长椅。坐在我旁边的小伙子，看样子不到三十，他一直坐在那里看手机，我一直在画画，互不干扰，相对无言。但我看得出他的心情并不好，手指不断敲打着手机屏，偶尔抬起头看看，不知看什么，眼睛的焦点是模糊的，茫然的。甬道上那两只亲吻的鸽子，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4月上旬的天坛，二月兰开得像疯了一样，烂漫如水，四处漫溢。但是，甬道南侧的一片丁香，再前面的西府海棠，都还没有开。不知为什么，天坛里的花，比我住的小区里的花开得要晚。没有什么花开的四月，松柏荫下，显得有些忧郁，有点儿像这个小伙子的心情吧。

忽然，听见了人们轻轻的笑声。我和小伙子都抬起头，看见甬道上那只小点儿的鸽子扭动着身子，蹦着，跳着，追跑前面大点儿的鸽子。它终于追上了，伸出小嘴，又和大点儿的鸽子亲吻在一起了。在求吻呢！

小伙子忍不住笑了。

我也笑了，指着两只鸽子，顺口对小伙子说了句：像人似的！

小伙子应了声：可不是！

就这样，我们两人聊了起来。萍水相逢的人，相识得快，一个话题，就可以如一点火星，点燃起一串鞭炮。更何况，北京人大多是自来熟，爱聊。不知什么个话茬儿，小伙子对我打开了话匣子。

他指着那两只鸽子，对我说起了他自己这样一件事。

三年前的秋天，别人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认识没多久，彼此的感觉都不错，他约女朋友到天坛看银杏。北天门前的银杏叶，正是一片金黄最好看的时候。看完银杏，拍完照，他拉着女朋友走进了西边的柏树林。他心里蠢蠢欲动，揣着个小心眼儿，想找个僻静的地方，亲吻一下女朋友。他看出来，女朋友也有同样的心思，要不，不会让他牵着手，就往树林里走。他们走到一棵柏树下，那棵柏树枝叶纷披低垂，正好可以遮挡住他们的身子……

说到这儿，小伙子没再往下说，只是指指甬道上的那两只鸽子。我明白了，在那棵树下，他们亲吻了。

我忍不住笑了，忽然想起当年看过的一个前苏联的话剧，演的是一对年轻人正在亲吻，列宁走了过来，看见了他们，他们也看见了列宁，忽然不好意思，列宁赶紧对他们说：你们继续，革命并不妨碍年轻人亲吻！当时，剧场里的观众都忍不住笑了。

小伙子见我笑，有些不解，以为我在笑他，不大高兴地问我：您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儿可笑？

我忙摆手，对他讲起刚才忽然想起的话剧这一幕。

小伙子听完也笑了，但我看出来了，是苦笑，便问他：怎么了？

他告诉我：您应该知道，从那次约会以后，没过多少日子，还没等到过春节，武汉疫情就暴发了，钟南山在电视里说人传人，很多地方都紧张了起来，过年都没敢出门。现如今，这都到第三个年头上了，断断续续，办公，出门，都受限制，我和她见面越来越少，关系也越来越淡，到最后……他说着，一摊双手。

我明白了：无疾而终。是啊，疫情闹腾两年多了，还没有到个头。情侣的见面和亲吻，还不如鸽子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呢。

最后，小伙子告诉我，他今天休息，没事可干，忽然心血来潮，跑到天坛，想找找三年前两个人第一次亲吻时旁边的那棵树。可是，他没有找到。柏树林里的树太多了，有好多那样枝叶纷披低垂的柏树，他不知道是哪一棵了。

不知什么时候，甬道上的那两只鸽子，已经飞走了。

听到护士长叶欣殉职的消息，他强忍泪水，将写好的遗书压在枕头下

逆行者德叔

□何冀平

都叫他德叔，其实年龄并不很大，看上去就像四十多岁，人生得精干英气。

最早知道德叔，是因为我的好朋友姚小波和哈维。这是一对中西结合的夫妻，哈维来自美国，曾经是美国四间博物馆馆长，已经来中国三十年。夫妻二人为传承保护中国古典家具文化，不舍不弃。近年，曾经是橄榄球队队长的哈维，身体状况不好，经常生病，每当听到消息，都是病情危重在抢救，而每次把哈维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就是德叔。虽然没有见过德叔的面，但在我心里，与德叔已经很熟悉。

德叔名张忠德，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岭南甄氏杂症流派的第四代传人。甄氏流派是广东名中医甄梦初老先生创立，以岭南气候环境，因地制宜，去盈补亏，治疗疑难杂症。德叔承传师教，深耕呼吸系统，以祛邪泄实，攻补同方，治疗急危重症。

3月15日，德叔带领三百多人的广佛医疗队伍，一色的紫红色装束，整齐列阵，跨境来港。我们只能在新闻里看到德叔。无论是亚博馆还是竹篙湾，伊丽沙白医院还是大屿山……为救治病人，去病情最严重的地区，在德叔已习以为常。他说过：“既然已在路上，便风一程，雨一程。”

2020年除夕，家里刚摆上团年饭，德叔接到电话，匆匆扒了两口饭，向妻子交代了几句就要出门。妻子没有任何阻拦，只是把时刻准备好的衣物医书塞进手提箱，妻子是甄氏名医的后人，深明大义，永远支持丈夫。大年夜，德叔孤身一人赶往广州火车站。平日熙攘的火车站没有什么人，上到空荡荡的车厢里的，只有他一个。火车开了，他翻开书和资料研究疫情。列车长注意到这个孤独的客人，不吃不喝，不看窗外，神情凝重，查看医书，终点是武汉，他明白了，这种时候，逆行而上的就是医生。当时德叔是援助湖北中医医疗队总领队，递交了请战书，按下红手印，让队友先安排好家事，他一人身先士卒前往。知道他的人说，都已经死过一回了，这把年纪，干吗还去冒险？

2003年“非典”期间，时任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主任的张忠德，把同事关在门外边，冲进危重病人急救室，护士长叶欣紧随其后。日夜不断地工作，德叔“中招”了。高烧、呼吸衰竭，住进重症监护病房，听到护士长叶欣殉职的消息，他强忍泪水，将写好的遗书压在枕头下。十九天，他闯过鬼门关，马上又投身救治行列。

在武汉，德叔接触了百多例病人，联系多年医治呼吸道重症经验，找出新冠肺炎的核心病机为“湿毒”，提出相应治疗方案。他这一观点，被写入国家第四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成为此后每一版方案中的重要内容。

行医三十三年，德叔的医疗思维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这里面不仅是中医中药，还有人格，有哲学。德叔喜欢中国文学，当年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名医良相的文章，促使他要学中医。他告诫他的学生，干事业一定要有文化，知识只是谋生的工具，文化则是一个人的内涵，包括大爱、大善和忠诚。德叔喜欢文学、哲学，他的话也像诗，“生活一半柴米油盐，一半星辰大海，放一点盐，它就是咸的，放一点糖，它就是甜的，放一点诗意，它就是别人眼里的远方。”

小波说，有一段时间哈维病得很重，已卧床不起，她自己觉得再也支撑不住了，几乎崩溃。德叔把她请到办公室，告诉她，不要这样花尽心血地担忧，病人会感受到你的焦虑，把病交给医生，去做你应该完成的事。话不多，只有十分钟，改变了家属如何看护病人的心态，救了病人，救了家人。

广州大学中医院像一个大花园，四季开满各种花朵。医生查房一般是在上午九十点，而德叔每天早上七点半就开始查房，穿着深色的中山装，面带笑容，仪表堂堂。我看到的德叔（照片）总是笑的，笑容对病人很重要，病人会对医生察颜观色，医生的面容，是他们检验病情的晴雨表，德叔把一切埋在心里，把笑容留给病人。

德叔长年风雨兼程，一天当中，没有一个小时可以由他随便支配。疫情三年，他没有停过，来香港，已经是他的第十二次出征。疫情，我们被告诫最多的是：留在家中，而德叔是一次次被召唤，走出家门，去最容易感染、最危难、最严重的前方……

要懂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要记得百炼才能成钢的道理

打开一扇窗

□王继怀

我的一位朋友是个生意人，起初是做木材生意的，做了很多年，但生意一直不顺，他常说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就在他灰心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亲自下厨，与几个亲戚小聚，大家对他做的菜赞不绝口，一个亲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朋友说：“你的厨艺这么好，干吗不开餐馆？”也许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朋友放弃了木材生意，尝试着开了一家餐馆。现在，餐馆的生意很好，在好几个城市都开了连锁店。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子，把失败化作了成功。

有时候，我们对待生活中的得与失，会持一种绝对的态度：好就要绝对的好，因此贪心和不知足；坏就是绝对的坏，一点小挫折便觉承受不起，灰心与抱怨。这都是不好的处事心态。因为生活并非如此绝对，有失必有得，有得也可能有所失。

生活经验也告诉我们，一扇门关上了，你可以去打开一扇窗，只要你不放弃努力，失去的东西，也会以另一种形式让你重新获得。就如我这位朋友，因为做木材生意不顺，尝试着去开餐馆，就尝到了成功的滋味。

人生的路若不顺利，不妨思考一下，如果是不适合自己，可以试着拐个弯，换一条路走走，如此，失败也可能走向成功。

生活需要辩证法，需要学会多角度看待问题，不管是顺风顺水之时，还是遇到挫折不顺之时，都要懂得理性对待，从多维角度看待人和事，辩证地看待成功和失败。

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保持头脑清醒。遇到好事，不要大意，不要过于得意，要看到其不利的方面，避免乐极生悲。当遇到挫折不顺时，要看到希望，懂得危中有机，懂得弯道超车。有一首歌唱道：“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经历挫折不顺，往往能更好地认清自己，更加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板，更好地校正自己的发展方向。人生往往就是这样，没有暗礁就激不起美丽的浪花，没有经历过挫折的痛苦，就很难体会到成功的不易和喜悦。

人生路上，有顺风就会有逆风，有成功就会有失败。顺风顺水时，要想着也许会有逆风暗礁。看到别人成功，不要一味地羡慕，甚至嫉妒，因为别人今日的顺风顺水，可能就是经历了逆风和暗礁后才成就的。身处逆境或遭遇暗礁时，也不要丧失斗志，失去信心，要看到希望，看到前途，要懂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要记得百炼才能成钢的道理。只要你不放弃努力，现在失去的，或许明年春天来临之时就会还给你。

广州老西关·永庆坊（国画） □胡江

走在这寂静山野，整个大山就像是我们几人的了，可大声喊叫，可高歌一曲，可放肆地将笑声甩满山谷

帽峰山野趣

□蔡宗周

帽峰山在广州北郊，位于泰和镇与良口镇交界处，山像客家人戴的斗笠，中间圆圆地隆起，似帽顶，两侧弯弯地向下收紧，如帽沿，故得名。

这儿，原只是一片苍莽山峦，一座连着一座，绵延数十公里，有白云山的两倍宽，可没有什么叫得响的风物、典故、名胜，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风景，只有一两座水库散落其间，沟壑纵横，草木森森，荒得很、野得很。在广州生活了五六十年，以前我从未想到要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没想到近十多年来，这儿火了起来，尤其备受年轻人、驾车族、徒步旅客的青睐，原因是这里的野趣。

一个周末的清晨，儿子开着越野车，拉上我们老两口驶往帽峰山。一路上，他大讲山野的僻静，没有喧嚣，没有笛声，唯有泉韵鸟鸣；山谷的葱郁，林木森森，淡绿深绿，碧野仙踪……

儿子上次从帽峰山回来，裤管挂满苍耳，两袖粘满蒲公英，鞋上留下黄泥巴，在广州城里长大的他，钟情山水，喜欢山野，热爱大自然。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有几人不是从荒野山村走进城里的？上世纪50年代初，广州烈士陵园未建，大东门郊外就是一片荒野的黄花岗；60年代，三元里之外，就是人迹罕至的白云山；70年代的南沙，则是一片荒凉的滩涂；80年代，石门森林公园还是鸟兽的天堂。这上世纪90年代末开发的帽峰山，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城市人的视野。

进入帽峰山的牌坊，一派绿意铺展在眼前：示范区的标志塔，湖区的洗湫阁，林间的百步梯、叠翠亭，一路摆开了崭新的建筑，仿佛在为荒野开创一片新的景色。可我们不爱这人工景致，弃车钻入林中，拾一根木棍做手杖，踏在山间的小道上。

初秋，茅草微黄，芦苇泛白，澄黄的蟛蜞菊、紫色的牵牛花、红艳的山稔子开了一路，伸长触须的藤蔓夹道迎迓，牵衣扯足，山野显得格外亲切和殷勤。有钓兴的人，扛一杆鱼竿去僻静水旁野钓；爱摄影的人，背上“长枪短炮”钻进密林去拍野景；年轻人则穿行山中，追逐奔袭打野战，还有供游人野炊、野营的地方，任由人们选择，自得其乐。

儿子更喜欢从后山的太白村进山。这儿没有大道，没有指示牌，没有停车场，没有打造的风景点，游人稀少。唯村口立了一尊樵夫的塑像，极为显眼。只见樵夫脚踏芒鞋，身背柴薪，像刚刚砍完柴草从山野回来。我们就沿着樵夫的足迹，从窄窄的蜿蜒的小路走入山中。

正值重阳，窄小的村道上挤满了私家车，车上跳下的人或拎着盒装的烧乳猪，或提着水果糕点，或挑着一挂挂鞭炮，原来都是到先人坟地祭祖的。广东的习俗，每年除了清明扫墓，还有重阳祭祖一俗 ，也叫“踏秋”。一家家老老少少，锄草、供奉、跪拜，燃放爆竹，有的干脆铺上塑料布席地而坐，不禁想到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诗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一串串爆竹燃放之后的团团烟雾，飘荡在山野林木之中，轻盈袅袅。

越往山里走，路越窄，人越少。攀着岩石，拨开芒草，翻过一个山茆，一条因塌方堵塞荒废的路依山蜿蜒，渺无人踪。走在这寂静山野，整个大山就像是我们几人的了，可大声喊叫，可高歌一曲，可放肆地将笑声甩满山谷。路旁，除了瀑布一样从山巅倾泻而下的藤蔓、凤尾蕨，便是比人高的芒草，一簇簇芦苇刚刚扬花，一株株黄桅树小杯盏式褐黄色的果实铃铛般悬挂，不禁想起往昔的山野故事。

那年当兵时驻扎在粤北九连山的腹地施工，上千米高的山上搭草棚、支床架、引山泉安营扎寨，春日云雾不请自来，被褥常是潮湿的；夏日虫蛇常常光顾，引起一阵喧哗；秋日流萤闪闪，提灯引路；冬日风雪做伴，寒气逼人。尤其夜色笼罩下，漆黑的山野狼嗥兽叫，听得人身起鸡皮疙瘩……听得儿子越发兴趣盎然。妻则讲在珠海鸡啼门边的矿山当知青时，睡在山脊边简陋宿舍夜斗金环蛇的往事。这都是城里长大的一代从没有经历过的。

再访帽峰山，是十几年之后了，眼前景致又变了，变得更美更绿，花木繁茂，流泉叮咚。山野里多了步道，山坳间添了拱桥，远山处增了瀑布；半山腰还建了樱花园、红枫林、油茶圃，还保留着帽峰山原有的野趣……

看着潋滟水波汩汩东去，像在追赶时光的匆忙脚步

守望黄昏

□李剑平

从正在露营的帐篷旁边走过，从碧绿的草地和丛林之间走过。

天色不早，花香扑鼻，人声已渐去。江水依旧静静地流淌着，仿佛在沉思，又在回味着早先的热闹与人间四月的繁华。漫步于河堤，我实在不愿过多地惊扰这时的宁静与舒适。

微风，垂柳，江水，落日，霞光，鸟鸣。这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有亮丽的色彩，更有浓郁的诗意。而隐约的低吟的水声，犹如一曲童谣在天色渐暗的乡野间唱响。

我就喜欢阅读这样的日暮。尽管有些人以为，日暮有时会比日出多一些愁绪，多一些伤感。我却不以为然。就这样坐在河堤边，愉悦地欣赏着远处露营的人们，或者，看着潋滟水波汩汩东去，像在追赶时光的匆忙脚步。

就这样若有所思地坐在柳树下，静静地等待，等待落日的辉煌。

忽然间，天空摇落的一抹金黄与朱红，轻轻地覆盖大地，给河流，原野，草木，或者人群与帐篷，镶上了一道闪亮的红光。我仿佛看见，眼前所有的事物，都是汉字的勾画，都被红色的光一笔一笔描红，然后，在时光的艳羡中，定格成艺术书画的精品。远远近近，世界就这样显得温暖而亮丽。

每天都是这样，落日从高处降临，圆盘由小变大，由金黄而粉红。横卧于水波之上的大桥，仿佛在托起下沉的落日。

天空上最后的一抹霞光，被暮色徐徐收入囊中。四周，多了一份寂静与安宁，虫鸣开始奏响小夜曲。

一直以来，他们就像两头老黄牛，辛苦忙碌了一辈子，真正称得上“享受”的时间却没多少

我的父母

□谢岳雄

又是一年清明节，不禁想起父母亲。

父亲生于1928年，属龙，是地道的庄稼汉。后来他差点上了朝鲜战场，据说只当了几个月的志愿军，“三八线”停火了，于是他也复员回乡务农。

后来，经媒婆撮合，父亲与母亲组成了小家庭，生儿育女。父亲最疼爱男孩子，他一生坚信干农活男的比女的强一百倍，但他决意供我读书，不让我干粗重的农活。他很喜欢男孩子，但他对我两个姐姐也蛮好的，丝毫没有嫌弃或偏心过。

自从我八岁那年进入小学校门，父亲就要求我认真读书识字，长大做个规矩善良的有用之人，并嘱“最好能读大书”（即念大学），脱离农门为他争光。苦心人天不负，1985年高考放榜，我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成了我们那条村解放后第一个大学生。由此他甚感欣慰和骄傲。

记得上高中时，由于学校离家乡20多公里，交通不方便，我只能在校寄宿每月回一趟家。开学第一天，正值白露季节，凉风飕飕，父亲怕我挨冻，特意买了一床新棉被，步行几十里路送到学校。接到柔软的新棉被，看着父亲劳累的身影，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知道，他是起大早挑了两担番薯到十里路外的镇上农贸市场卖完才给我购买新棉被的。

父亲的文化不高，他在旧社会只念了四年私塾，能通读《千家诗》《尺牍》《幼学琼林》之类旧书，喜欢潮州音乐，他的二胡拉得不错，后来成了乡里弦乐队的一员。大概受他的影响，我从小便爱上了舞文弄墨。

1992年农历八月廿五，他到了另一个世界，享年65岁。获悉噩耗那天，我连夜乘车赶回家乡，刚一下车，村里人告诉我：你父亲即将出山，就等你回来。我噙着悲痛的眼泪长跪父亲的床前，他睡得很沉，百喊不应，眼睛睁开着，仿佛在看我，在责怪他的不孝儿子姗姗来迟。

虽然父亲在世时我已尽了子女应尽的义务，但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竟未能在他弥留之际与他说上一句话，也不能聆听到他的嘱托。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生肖属猴的母亲小父亲四岁，1932年冬出生于揭阳乡下，少时失母，虽未上过一天学堂，然自小聪慧，持家有道。2021年农历十二月初七，她听着佛乐安详逝于潮州古城，享年九十。

父母亲的过世对我的打击不小。一直以来，他们就像两头老黄牛，辛苦忙碌了一辈子，真正称得上“享受”的时间却没多少。

细雨纷纷，谨以此致祭敬爱的父亲母亲！

暖阳（水粉） □何江泽